



杨子荣雕像。  
The sculpture of Yang Zirong

## A Hero Comes from the Village

### 山窝窝里走出来的孤胆英雄

撰文 / 王永福  
图片 / 杨子荣纪念馆提供

提起杨子荣这个光辉的名字，当代中国人，甚至于外国朋友，几乎无人不晓。人们从小说《林海雪原》，从京剧舞台和银幕荧屏上，不只一次地被《智取威虎山》的传奇故事所感动，却并不知道他是从山窝窝里走出来的孤胆英雄。

2014年国庆期间，笔者特意赴杨子荣故里，瞻仰了新落成的英雄广场和纪念馆，感受了英雄为革命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10月的牟平大地，天高云淡，艳阳普照，当汽车沿着山区曲曲弯弯的柏油路，驶近杨子荣出生地岬岬河村时，远远就望



杨子荣纪念馆内布景。  
The inner settings of the memorial hall of Yang Zirong

见坐落于村旁山坡上巍峨的纪念广场。虽然时令已是深秋，广场两侧百草枯黄，但一丛丛秋菊花依然迎风绽放，鲜艳夺目，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我们一行踏着大理石铺成的几百道台阶，拾级而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题刻在石碑上“杨子荣英雄纪念馆”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再往上行，举目仰望，杨子荣的英雄雕像，高高耸立，他身披军大衣，迎风而站，双目凝视远方，威风凛凛，光彩照人，一副挥鞭策马，“打虎上山”的英雄气概。

圆形的烈士瞻仰厅，矗立于前上方，厅内迎面墙上，铭记着牟平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献身的烈士名字，有如群星璀璨，两侧的墙壁上，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题写的“侦察英雄杨子荣”和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题写的“大智大勇、一代英雄”的巨幅题词。整个大厅，被各界群众敬献的花篮彩带环绕，伟然肃穆。

杨子荣纪念馆，位于英雄雕像的左侧，为椭圆形建筑，厅内陈列着英雄当年用过的衣服、鞋子、煤油灯和枪弹等遗物。环绕大厅墙壁上的一幅幅图像和一段段说明文字，向前来瞻仰的游人，述说着杨子荣的苦难经历，和一往无前的革命足迹。一个又一个生动故事，有如色彩鲜明的影视镜头，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战争岁月，各个时期的英雄形象浮现在人们眼前，生活中真实的杨子荣同艺术形象，相互辉映，融为一体。

“普天下被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帐”。杨子荣原名杨宗贵，子荣是他的字，1917年生于牟平宁海镇嵎岬河穷山村里的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春天，为生活所迫，爹爹杨世恩一副扁担，一头挑着年仅4岁的杨子荣，一头挑着刚出生不久的弟弟杨宗华，领着母亲宋学芝和哥哥姐姐一家数口，搭乘乡亲的小船下了关东，到安东谋生。“九一八”事变后，整个东三省遭到日军铁蹄蹂躏，贫病交加，父亲身亡

异乡，母亲只得带领姐弟几人返回山东老家，只留下杨子荣一人，孤苦伶仃寻生路。他先后到私营缫丝厂当过童工，在鸭绿江上当船工放过排、拉过纤，被日军抓去当过劳工，去深山采过矿，饱尝了亡国奴之苦，忍受了不堪忍受的痛。同时也广交了朋友，结识了落难的哥们，结交了三教九流，深深感受到了底层人们的悲惨苦难。一次，当他目睹日本监工毒打自己的工友时，气愤不过，夺过皮鞭痛打工头，结果闯下大祸，被迫逃回山东老家。

“要伸冤，要报仇，血债要用血来偿”。回到老家的杨子荣，很快秘密加入民兵组织，投入到抗日队伍中，参加过解放牟平的战斗，并加入了党组织。解放战争开始，29岁的杨宗贵用杨子荣的名字，于雷神庙兵站报名入伍，参加了八路军，随胶东海军支队，开赴牡丹江地区，杨子荣以解放军战士的身份，重新杀回了东北，投入到剿匪战斗中。离开老家时，杨子荣只对前来送行的新婚妻子许万亮嘱咐了一句“照



顾好妈妈”，就义无反顾地随部队开拔了。紧张的战斗生活，频繁的调动，杨子荣离家后，再也没有寄过一封家书，让母亲和妻子一直惦念不已。

在部队里，杨子荣是一位“年龄不轻，军龄不长”的老兵，因此开始被分配到伙房当炊事员。但苦大仇深的杨子荣，胸中时刻燃烧着复仇的烈火，只要有机会，趁着往阵地送饭时，就拿起武器，同战友一起参加战斗。一次在战斗中，杨子荣所在连里的尖刀班班长负了重伤，不能继续战斗，杨子荣众望所归地当上了班长，实现了亲手持枪杀敌的革命愿望。凭借在东北闯荡十几年的经历，熟悉这里的地形和民情的有利条件，杨子荣带领尖刀班，在剿匪斗争中，屡屡取得胜利。大部队的每次战斗，都先由杨子荣的侦察班，乔装打扮，深入摸清敌情，然后有的放矢，展开大部队的围剿。随着剿匪斗争的节节胜利，部队不断壮大，杨子荣也由侦察班长升任排长。

“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经过近一年的剿匪战斗，大股土匪已基本消灭，但小股匪徒继续负隅顽抗，活动更加频繁，手段更加狡猾。外号“座山雕”的一伙土匪，成为八路军要歼灭的重点目标，斗争进入啃骨头的艰难阶段。

“座山雕”本名张乐山，是山东昌潍人，两岁随兄到牡丹江，15岁当土匪，有半个世纪的土匪生涯，历经清末、北洋军阀和伪满3个时期，在匪徒中颇有声望，人称“三爷”，老谋深算，诡计多端。日本投降后，他接受国民党委任，当上了“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在八路军的多次围剿中，“座山雕”的大部分人马已被消灭，只剩下身边的二三十个亲信和死党，隐藏于深山老林，时常出没，抢掠老百姓财产，枪杀革命干部，作恶多端。他们的信条是“宁在山头望监狱，不在监狱望山头”，至死不肯放下屠刀，成为八路军的心头大患。

严重难题，摆在八路军面前，用大部队的围剿等于用高射炮打蚊子，难以奏效。团首长当机立断，决定让杨子荣带领5名侦查员，扮成绑匪模样，深入虎穴，大部队的跟踪配合，里应外合，“智取威虎山”。就在1947年2月6日，旧历正月十六，牡丹江地区人民正沉浸在花烛庆元宵的热闹气氛中，以杨子荣为首的6名解放军战

士，化装成“胡子”，朝着完达山脉深处的匪巢挺进。他们首先在一个叫蛤蟆塘的一座工棚里，用土匪手势和黑话骗取“座山雕”副官信任，引领侦察员直奔“威虎山”，机智地闯过土匪的3道哨卡，直抵“座山雕”老巢“马架房子”，不费一枪一弹端了土匪老窝，活捉了阴险狡猾的“座山雕”，创造了八路军“以少胜多”的范例。当年的《东北日报》以《战斗模范杨子荣等活捉匪首座山雕》为题报道了这一光辉战果。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就在庆功会的第二天，杨子荣又接受了新的任务，踏上了剿匪的新征程，负责歼灭海林北部梨树沟一带漏网残匪。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杨子荣和几个侦查员逼近敌巢，向敌人猛扑过去大喊“不许动，举起手来！”这千钧一发之际，万没料到，战士们的枪，由于天气寒冷，撞针受冻，没有打响，慌乱的敌人从屋里向外乱枪齐放，一颗子弹击中了杨子荣，英雄倒在了血泊中。虽然匪徒被后续部队消灭了，但英雄却永远离开了他的部队和战友，用鲜血谱写了英雄的最后篇章。历史永远记住了这一天：1947年2月23日。3月7日，杨子荣所在的部队，在海林镇朝鲜族小学操场上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授予杨子荣“侦察英雄”光荣称号，将他生前所在的排命名“杨子荣侦察排”。同日，在海林镇举行葬礼，数千名军民抬着花圈，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就在庆功会的第二天，杨子荣又接受了新的任务，踏上了剿匪的新征程，负责歼灭海林北部梨树沟一带漏网残匪。**

胸佩白花，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为他们敬仰的英雄送行，英雄遗体被安葬在海林镇的山坡上，将一块木质纪念碑竖在烈士墓前，陪伴英雄永远守望着这块用鲜血换来的和平土地。令人遗憾的是，墓碑上没有记下英雄的籍贯，因为连部队首长也不知道英雄的详细出生地。只知道他是胶东兵，以致后来发生了让英雄亲人蒙尘的不该发生的故事。

杨子荣英勇牺牲，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杨子荣侦察排”，一直行走在后来的东北联军队伍的最前面，成为一面光辉的旗帜。然而在英雄的家乡，因为一个误传消

息，让英雄的亲人蒙受了不白之冤，带来了噩运，无辜的遭受白眼。几乎就在英雄牺牲的同时，岷岷河村回来一个闯关东的汉子，有声有色地对村里人说，他在东北下城子看见村西宋学芝的二儿子杨宗贵从八路里开小差当了土匪，“穿个黑棉袄，戴着貂皮帽子，匪里匪气的”，一时间村里人向英雄家属投来白眼，开春后，村里停止对杨家的代耕，英雄亲人沦为匪属。杨子荣的母亲宋学芝打死也不相信儿子会当土匪，一直去乡里跑县里讨说法，求个实信，然而毫无结果。英雄的妻子许万亮，委屈地躲在被窝里流眼泪，直到生重病走到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也不相信丈夫会当土匪。时光到了1957年7月1日，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杨家才拿到一张由政府发给杨宗贵“失踪军人”通知书，和一张“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书”。

就在以杨子荣为模特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问世，据此改编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上演，杨子荣的名字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无论是英雄所在的部队，还是牺牲地的林海人民，仍不知英雄的出生地。为了让长眠地下的英雄瞑目，部队和驻地人民一次又一次派人赴胶东，寻找英雄的踪迹，一次又一次失望而归。直到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过问，再一次派人到牟平、荣成、文登、海阳4县50多个公社寻找，才水落石出，终于在牟平宁海镇获得准确信息，镇里一位民政干部提供了

岷岷河村一位老太太，反复上访反映儿子杨宗贵当兵后一直无音讯，被当做开小差逃兵遭受不公正待遇。调查组经过实地查访，将杨子荣与杨宗贵对上了号，拨开迷雾，还了英雄本来面目。

观瞻结束，正值中午时分，沿着英雄广场石阶缓步下山，山脚下的岷岷河村在艳阳映照下，一排排白墙红瓦房，耀眼闪光。英雄生前怀着“管叫山河换新装”的雄心壮志，“甘洒热血写春秋”，终于迎来家人和国家的“美好日子万年长”……